

白族民間故事傳說集



李星华

记录整理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丛书

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

李星华记录整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北京

封面设计 黄永玉
插图 沙更世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重印)

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

李星华记录整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二号院)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岳各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50,000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书号: 10229·0013 定价: 0.80 元 (平装)



本书搜集整理者李星华同志



李星华同志和白族群众合影

重版序言

星华记录整理的这本白族人民的故事传说要再版了，出版社要我说几句话。我能够说什么呢？

不免有点茫然。

星华逝世已经一年多了。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苦难重重的一生。她参加革命活动除了长期教书培育革命后代而外，留下了两本书：一本是在她逝世前編集付印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另一本就是这册《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她一生为人民做的工作当然不止是这些。在白色恐怖年代，当她还刚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最近有一位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四年春末，敌人到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搜捕他。他躲进锅炉房一间堆放破烂杂物的房子里。敌人包围了锅炉房，就在这个紧要的当儿，他突然听见有人在门口高声说：“快走吧！这里面又脏又臭，谁进这里边干什么呢！”正是他所熟悉的星华的声音。过了几分钟听见星华又说了一遍；随后和她一起的几位女同学也都跟着喊：“臭啊！臭啊！快走吧！”这么着，愚蠢的敌人竟没再搜查锅炉房就走了。锅炉房捕人的事件我们曾多次说起过，但星华从未告诉我她与此事有何干系。现在才知道：原来就是她以机智勇敢掩护了被追捕的同志。星华不爱炫耀自己，说起过去，她总好象很抱愧，自责自己为革命做

的太少了。她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期间，长时期负责民间故事的编辑工作。刊物和许多民间故事书稿中留下了她作为责任编辑的辛勤的手迹。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往的一切将会被遗忘的，然而这两本书却成了星华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永远的纪念。

聚居在云南大理自治州的白族人民，在古代的南诏国，在现在的风光媚人的苍山洱海一带，产生和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星华于一九五六年秋天到那里采录民间故事传说。当其他同志有的到高寒的西山，有的去丽江地区去记录民歌的时候，她一个人留在洱海坝子上走村串寨，记录民间故事。洱海边留下了她风尘仆仆的面影和匆匆来去的足迹。短短三个来月，虽然她只能搜集到白族人民的一部分故事传说，但由于她的辛勤努力，比较忠实而富有光彩地向读者提供了一些白族人民的故事创作。她主张和努力实践“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这种现代化的工具，她只能凭笔一个字一个字地记。有一段时间她住在洱源百货商店的仓库里，白天出去采录，回来后当晚就进行大致的整理，绝不过夜。这样，才使她能够做到力求忠实地记录整理劳动人民口头流传的故事传说。她博闻强记，具有文学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敏感，又善于说故事，这也是使她能以做到忠实而动人地传达人民的故事的原因。她写的一些故事，语言朴素，娓娓动听。除了这次去云南大理、下关、洱源一带作调查，一九六二年她还带领其他同志到她的家乡乐亭县渤海边搜集渔民的传说故事，搜集冀东的民间故事；一九六四年又到唐山开滦煤矿搜集矿工的传说和革命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她工作的忙碌，身体也不好，这两次搜集的故事传说没有能整理发表，这是很遗憾的事。

关于《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还有过一段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佳话。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是星华的忌日周年的前夕，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君岛久子教授来到我家，将她翻译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日文本亲手献在星华的遗像前。我看到，站在星华的遗像与鲜花面前的君岛先生，眼睛里噙满泪花。君岛久子先生是特地选择了这一天到我家里来的。君岛久子先生说，《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日译本保留了原书的面目，包括封面设计在内。日本出版外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一般都是只从一本集子里选译一部分；照原书全部翻译出版，在她的国家这还是第一次。日译本是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为了赶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星华逝世周年纪念前将这书献在星华的灵前，她特意在还没有发行前先带了几本样书访问中国。特别使君岛久子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为了翻译《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她曾给星华写了一封信，但那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星华始终没有收到她的信。前年在日译本就要付印时，她又写了一封信给星华，希望星华为日译本写一篇序，并希望供给她有关照片。当这封信到达北京时，不幸星华刚刚去世。为了不辜负外国朋友的深情厚意，我在悲伤落泪的时刻，代星华为日译本作了一篇短序。文化大革命前，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会长关敬吾先生也为这本白族民间故事传说的出版，从东京给星华来过信，并寄赠了他所编的《日本昔话》（三集）；与君岛久子先生这次来华访问的同时，村松一弥教授也为了悼念星华寄来他所编的《中国之民话》上下两集，而且两集都是以《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中的插图改作封面的。没有想到一本《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竟在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起了传递友情和沟通两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友好合作的媒介作用。这该是星华自己也不曾想到的。

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卷首增加了两三张星华在洱海边作采集工作时的照片，以作纪念。

贾 芝

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

关于白族的几点情况(代序)

一 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

从昆明搭上向西去的公共汽车,在丛山中,时而爬上极目四望千山万壑都在眼底的山岭,时而降到了象是脚跟有了着落使人感到困顿渐消的山间坝子。在整整两天的途程里,第一天翻过第一座高岭吉山坡,第二天翻过一座更高更长汽车需要走两个多钟头的天子庙坡,翻过高达海拔两千六百公尺号称滇缅公路最高点的这个高坡的极顶,接连再翻过一座虽然并不很高很长却是十分险陡的红崖坡,这样,经过长途颠簸满身尘土的旅客们松了一口气,汽车走上了比较平坦的道路,接近就将到达的目的地。要是汽车不发生意外的抛锚,这天的黄昏便可望见一座墨蓝色的象是从地底突然涌出的高山巍然耸立面前,开始只能见到山峰,渐渐才能看到山脚。当看到山脚的时候,在山的东面也就看到了被落山的太阳照得耀眼的一角湖水,也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一座城市。这座耸立的高山便是有名的苍山,这看得见一角的湖水便是有名的洱海,这一座城市便是同样有名的下关。

下关座落在苍山和洱海的南头,依傍着苍山十九峰南端最末一峰的斜阳峰,面临着洱海的一端,从洱海泻出的水,就绕过

这座城市，穿过一个山口，流入了漾濞河。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首府，过去大理专区的专署和中共大理地委会都设在这里。

从下关出发顺着公路向北走，公路的西边是苍山，东边是洱海，经过世界著名的大理石产地的大理，到达邓川城南十里紧靠上关的沙坪，这段公路全长九十多华里。沙坪街正座落在苍山和洱海的北部尽头，苍山第一峰云弄峰高耸在街的背后，洱海则在街脚下和从洱源流来的海尾河汇合。从沙坪经邓川顺着公路再往北走，经过洱源直到剑川的北部；从下关往回走，经凤仪、祥云到弥渡；从下关顺着公路向南走，经过南涧到巍山；越过苍山，西面一大片重叠的丛山；渡过洱海，翻越鸡足山到了宾川；这么一大片地区，就是一九五六年成立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如果打开地图，我们可以发见这块地区恰好位置在金沙江和怒江两条大江的中间。

到了大理白族地区，所有的人首先被美丽的自然景色吸引住了。著名的点苍山，永远成为到过这里的古今诗人感兴的源泉。这座象锦屏一样的高山，从北头的云弄峰到南头的斜阳峰，一共有十九个山峰，十九个山峰间有十八道溪流，每座山峰和每条溪流都有自己独特的令人忘返的景物。如果到了大理和上关中间的喜洲，站在喜洲东边洱海的边沿，可以望见苍山的全貌，数清每一座山峰。清晨的苍山常常为云雾所缭绕，有时一条白雾把山腰切为了两段。苍山的顶上是一个神奇的世界，那里有参天的密林，有经年不化的积雪。明代诗人杨慎用《渔家傲》的调子歌咏滇中景物的《月节词》，其中一首的前面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五月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①边人卖雪，冰碗

① 双鹤桥在大理城南关外。

啜，调梅点蜜和琼屑。

《大理县志稿》载有僧天祥七绝《卖雪词》一首也写到了这件事：

双龙关里百花香，银海逶迤抱点苍。六月街头叫卖雪，行人错认是琼浆。

这首诗下有注说：“大理苍山雪六月不化，市上卖之，犹吴下之卖冰也”。

同样著名的洱海，也同样成为许多诗人赞咏的中心。云南地方的人，习惯把大的湖泊称为海子，洱海不是海，但湖水的碧蓝，却确实和大海很是相象。洱海东边傍着奇峭的东山，山影倒在湖里，西边沿岸则散布了许多村落，有的地方村落和着绿树带着稻田伸入到了湖中，每当晨曦升起或夕阳降落的时候，湖面出现了变幻莫测的奇异的光彩。下关、大理的人们享受着苍山和洱海的天然的美的赐予，邓川则有着自己可以夸耀的西湖，洱源有发源自罷谷山满是茈萼花的茈萼湖，剑川也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剑湖。在这湖光山色中，到处是被溪流灌注长着好庄稼的稻田，春天一片碧绿，夏天金黄一片。

花木在这个地区是繁多的。这里号称“四季皆春”，因此四季都不缺乏花朵。引起不少人注意，到处都有大的大青树，当地人把它叫作“风水树”，这是在北方见不到的一种乔木，树叶极为茂盛，葱茏耸立，浓荫蔽地，经年都不凋落，树根象龙爪，牢固地盘结在地上。这是青春和生命的象征，谁见了都会礼赞的。大理城里许多街巷都有溪水流过，几乎每一家人都喜欢种花，街上还有好几家花木成荫花香馥郁的花园茶社。

被群山环抱到处都是溪流和树木的洱源城郊，有不少村子酷似成都平原最美丽的农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成都人杨慎，有

一首七律《浪穹县》^①，这样描写洱源：

鼎雁唼喋菱荇光，翡翠摇荡兰苕香。古寺双林带烟郭，平湖十里通春航。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桃园仇池到处有，萍浮梗泛悲苍茫。

要是深入苍山西面的丛山，那里又是一番景色：行走至高插入云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可以望见对面为云雾笼罩或阳光照亮的各色各样的无数山峰，可以俯视山下的小山和山谷底里长满庄稼点缀着小村和市镇的坝子。山上下雨了，山谷底里或丛山远处的某几个峰头和这些山峰包围的坝子，却沐着阳光，在晴雨交界处，阳光和云雾幻变出许多色彩。

洱源西面凤羽境内，有一座高耸群山之上名字叫做鸟吊山的秃山，每年的旧历七八月间，可以看到络绎的人群，背着松明，肩着顶端系有菱形网子的长竹竿，在月黑有雾的晚上，爬上山顶，燃亮用松明架起的篝火。这是打鸟。在这样的夜晚，鸟吊山为一堆堆的篝火所照亮。火光透过山上的云雾，放出彩色的光芒，坐在火边的人们，影子会倒映空中。要是天气好，比如风不太大，雾不太浓，篝火燃起不久，就可以听见由远而近的嘎嘎的鸟声，先是一只两只，然后就来了一群，拍打着翅膀向篝火扑来，有时甚至扑到打鸟人身上。打鸟人象是捞取装在桶里的鱼，举起网就抓住了。如果没有网，甚至只须用一根棍子。鸟吊山的打鸟是十分富于诗意的，它是当地的奇迹之一，这个奇迹，科学家至今还不能解释得很清楚。围绕这一奇迹，当地群众传述着奇异的传说。

美丽的变化的自然景物，成为了白族人民的幻想的一个源

① 洱源古称浪穹。

泉，构成许多民歌和传说的内容，并使这些民歌和传说有了迷人的色彩。洱海苍山旧历冬腊月间出现的一种风暴，产生了著名的传说“望夫云”；周城蝴蝶泉蝴蝶聚会的奇迹，产生了同样著名的“蝴蝶泉”的传说；下关市内四季不停的大风，苍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洱海湖面上中秋夜晚迷人的月光，上关花树村里曾经有过的远近闻名的奇花，都各产生了一些传说，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风、花、雪、月。这些景物，自然也被咏入了白族的民歌。甚至，有些汉族的故事，经过白族人民的口传，也渲染上了当地人民喜爱的或习见的自然景色。比如魏征丞相斩金角老龙的故事，在白族人民的口头传说中，增加了金角老龙变成彩色的虹的情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传说，在白族的“打歌”中，故事的男女主人变成了原始社会中穴居野处的人物。自然景物不是产生民歌和传说的社会根源，但却常常是这些民歌和传说的感兴的因由。人和社会永远离不开大自然，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人对周围自然的理解，自然环境也往往影响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社会生活。白族人民的优美的自然环境，对白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对他们所创造的民歌和传说都有不小的影响。

生活在这样美丽的环境里的白族人民，靠着自己的双手，过着勤劳的日子。苍山洱海之间坝子里和县城城郊，白族和汉族弟兄一起，靠着种地过活，春夏之交，这些地方到处是灌满了水的绿油油的稻田，稻田的海洋里有着一片又一片种着烟叶的旱地。这里土地肥沃，沟渠和湖塘到处都是，庄稼长得很好。喜洲附近的几个乡，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不少千斤社。

除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住在城镇的一部分白族也经营商业，有的还办工厂。喜洲过去曾有过身兼大地主开设近代工厂的白族的资本家。走到喜洲镇子外面，靠着洱海，可以看到这样

的住宅：洋式的门柱上挂着诗礼传家的对联，水门汀的大门顶上塑着麒麟送子和双狮抢宝，中国老式的屋檐下忽然出现洋式的晒台和门窗。这样的建筑又和旌表节孝的牌坊相对。

洱海、茈萸湖、剑湖和连贯这些湖泊的河流中都出产各种鱼类，因此渔业在白族人民生活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大理、宾川、邓川和凤仪等地打鱼的都很多，洱海东岸的海东打鱼的尤其多，洱海中有的人家一家子就生活在大木船上。洱海出产的弓鱼，除了供给当地人民食用，还向缅甸、印度、越南等国出口。除了弓鱼，在沙坪还出产油鱼和丙穴鱼。这三种鱼各有各的性格：弓鱼逆水上游，永不回头，游不上去就弓着腰射向前面，以至沿着苍山十八溪的溪流上了苍山的山顶；油鱼身上含有很多油质，沙坪、喜洲等地的人吃这种鱼，只须放在白水里煮，就可煮出许多油来；丙穴鱼出产在沙坪渔潭坡的深洞中，闪电打雷才出来，终年只能获得几尾。大理一带流传着关于这三种鱼的传说。

白族是勤劳而又富有智慧的民族，这个民族有自己很出色的手工业，剑川的木匠和洱源的泥水匠，出了很多有名的艺人，这些工匠不仅在白族地区受到人民的欢迎，而且有些到了印度、缅甸和英国，得到那些地方的人的称赞。

白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坝子里，白族和汉族生活在一起，经济是比较发展的，特别是解放后，许多人都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山区的生活则比较穷苦。洱源西面的山区被称为高寒山区。这个地区，气候并不特别寒冷，高寒的寒，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贫寒。解放好几年了，由于原来极为穷困的底子，山区群众的生活比起解放前虽然已有一些改善，但仍然过着穷苦的日子。这里的生产很落后，直到现在，有些地方种庄稼还用的是比较原始的“刀耕火种”老办法，那就是：用一把二尺多长的大

镰刀砍伐林木，碗口粗的松树只须两三刀就放倒了。一片苍郁的丛林倒下去，放一把火，燃焦的地面就变成了耕地。这块地面种一两年庄稼，不再使用，于是再砍伐新的丛林。这样的耕地有烧过的草木灰作天然肥料，是不施肥的，也很少锄草，可以说，种子丢在地里，它的命运就完全听其自然了。正是这样的生产，有的人的日子是：一年四季种地，一年四季收割，一年四季吃不饱。山区和外界的交通很不方便，除了赶山里炼铁街的集市，不少人是一生也不到县城的。人们靠自然的赐予，用遍山生长的树木盖屋子，用木头和石头作家具，用山上盛产的核桃熬油，用自己栽种的线麻织布，用自己砍来的柴烧火塘，西山附近的乔后井供给着食盐。这样，山区就过着几乎可以说完全自给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使山区和坝子隔绝起来，特别是在解放前，山区的人是完全不知道坝里的事的。乡长告诉我们，共产党没来进行宣传教育前，没有人知道中国和日本打了八年仗，甚至连那时云南的省主席是龙云也都没有听说过。

二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白族是谦虚好客生活朴素的民族，这样的可爱的品质在高寒山区里显得特别突出。山区是穷苦的，但陌生的客人却到处都会得到最为热情的招待。主人用亲手采来的核桃塞满客人的衣袋，用盛一大杯自己采得的蜂蜜款待客人，要是你客气推让，就会使作主人的大大生气。这里的人们没有虚伪的客套，也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任何一个陌生人走进了那简陋的木屋，坐在火塘旁边，尽管语言不通，也会感觉生活在自己的亲属里面。

白族和汉族的关系很密切，在坝子里，白族和汉族杂居在一

起，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几乎所有的白族都能说很流畅的汉语，而汉族的妇女也有不少穿着白族妇女的装束。坝子里居住的白族，住的房子和男子的服装，同汉族没有两样，只是妇女的装束和汉族有些不同。白族没有结婚的妇女，额头上都围一张折叠作长条形上面挑有花纹的手巾。手巾上或者压一顶名叫小帽的瓜皮帽，或者压一顶上面缝了许多银质小钉的鳌鱼形的鼓钉帽，或者是用辫子把手巾缠绕起来。结了婚的妇女则不戴小帽或鼓钉帽，而用手帕包头。不论姑娘媳妇，一般妇女身上都穿着齐膝的大襟衣服，上面罩一件象坎肩一样的领褂，腰上系围裙，围裙上系着两头挑有花纹的飘带和绣有花朵的腰带。领褂的右襟上挂一条银挂链，挂链的上端用红绒绳结在纽上，下端系一对塞在围裙里面的银质的针线筒子。很多妇女都不穿袜子，赤脚穿一双草鞋，或者赤脚穿一双鞋帮很窄、鞋面绣花、鞋尖翘起、鞋后跟搭一块六角形绣花布的白节鞋。从围裙上飘带的系法或从姑娘们鼓钉帽的形式及戴法，可以分辨是哪个县区的人。

从洱源经过凤羽，进入西罗坪山，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居民几乎全是白族，白族固有的风习和特点在这个地区保存得最多。一走进西山，首先引起人注目的是山区白族所住的房子，那是用木头搭成的，碗口粗细的木头叠起来作墙壁，用木片或树皮盖屋顶。木头叠成的墙，木头与木头的中间自然形成很多缝隙，这就算作窗户，白天不明亮，月夜坐在黑屋里，四壁透进月光，可以望见月亮和星星。利用这样的缝隙，两对面的墙壁间、在距屋顶只有两三尺高的地方搭几根木头，再铺上木板，这就有了一间顶棚，上面可以储藏包米和核桃等等。人们要取用这些东西，只须用脚踩着壁上的缝隙，就可以十分方便的爬到顶上